



铁笛神剑

香港

卧龙生

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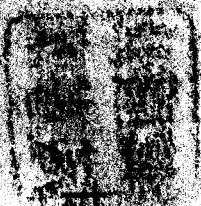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冯志毅
封面设计：刘毅彬
插图

1247.4
505
322
铁笛神剑

中
香港·卧龙生

B554124



甘肃



B 519177

第十四回 侠骨成尘 堪磋师门长恨事 含嗔索战 剑气重腾白象崖

罗乙真道：“凡是学武之人，大都潜藏着强烈的争胜之心，以家师和二师叔相交之深，仍难免生出争强之意，两人本来是印证武功，那知经过了一阵比武之后，因无法分出强弱，竟然各以凌厉的招式求胜，但两位老人家功力悉敌，流云剑和大罗笛招，又是名极其妙之学，由午至夜，仍无法分出胜败，后来，青茵师叔忽以奔雷三剑的招数，猛攻家师，家师在骤不势防，被二师叔剑锋划左臂，情急之下，亦已夺命四笛，反击青茵师叔……”

静心惊道：“我师父被大师伯伤了？”

罗乙真满脸凄伤，叹道：“家师夺命四笛和青茵师叔的奔雷三剑，都是极猛的进攻招术，出手一击，石破天惊，二师叔在剑伤家师之后，大概心中十分不安，一个失神，吃家师一笛点中左肩……”

静心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大师伯手段好辣，我师父伤的定然不轻？”

罗乙真语气虽仍十分平和，但须发却微见颤抖，显然，他内心异常激动，只是他控制得宜，不留心很难看的出来，只听他轻呼一声，接道：“家师这一击虽然迅速凌厉，但出手用力，却是极有分寸，二师叔虽被点中左肩，但她人并未受

到什么损伤，不过，家师这一招，却招惹起了二师叔的豪兴，笑对家师说道：“江湖之上，都称我们是铁笛、神剑、一折扇，大罗笛招、流云剑法、和六合扇招，都被称为江湖间绝无仅有之学，其实呢，三弟那六合扇法，根本就无法列入武林绝学，真正的说来，也就是你的大罗笛招，和我的流云剑法，才能算武林两绝。”

静心道：“我师父说的不错，千愚书生那六合扇法，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出奇的武功。”

罗乙真道：“当时家师，虽知二师叔说的不错，但并未随声附和，只是点点头，笑了一笑，那知这一笑，却引起了二师叔的误会，随提再和家师比武之求，并指定要用奔雷三剑，和夺命四招动手。”

静心听得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大师伯和师父身上都受了伤，为什么不休息一下，就又动手，而且又限定用奔雷三剑，和夺命四笛交手，想那奔雷三剑和夺命四笛，乃大罗笛和流云剑法中极精奥的招术，两位老人家又都是功力异常深厚之人，以这等绝学相博，一个收势不住，伤了对方，如何是好？”

罗乙真叹道：“家师也是这等说法，无奈青茵师叔非坚持要比试不可，她说：大罗笛招既无法与流云剑法分出高下，不妨各以剑笛绝招一分强弱，奔雷三剑和夺命四笛，都是各极其奥的武学，正好用来一试，只要咱们各自小心，点到就收，不要存伤倒对方之心，量也不致伤人，家师在二师叔坚持之下，只得答应下来，两位老人家随以奔雷三剑和夺命四笛相搏，那场比武，我虽然没有亲眼所看，但家师所留大罗笛招注解中，录记的却非常详尽，青茵师叔一出手，就是奔雷三剑中招数，剑数如排山倒海般，猛攻家师，家师在迫不

得已之下，只得以夺命四笛抵挡二师叔的攻势，以家师和二师叔相交之深，自不会持有挫辱和伤损对方之心，可是两位老人家在动手之时，忘了那奔雷三剑和夺命四笛，都是极厉害的攻敌绝学，一出手，很难自制，动手三招之后，二师叔和家师都已无法控制那笛招剑势，本是切磋武学，到后来竟变成真的以命相搏，二师叔奔雷三剑威势奇大，攻势凌厉无匹，家师一个失神，被二师叔宝剑迫落手中铁笛。”

静心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是大师伯伤在我师父手中了？”

罗乙真黯然一笑，道：“在那等生死交关之际，纵是生性沉稳之人，只怕亦难免惊心失神，家师手中铁笛，被二师叔宝剑迫落，心中惊急之间，不得不求自保，右腕一振，打出劈空掌力，向青茵师叔击去，如果青茵师叔在迫落家师手中铁笛之后，及时向后跃退，自不难避开家师一记劈空掌力，那知二师叔目睹迫落家师手中兵刃，心中顿生愧咎之心，因而借势一偏手中宝剑，未曾向后跃退，反而伸手相扶，这一来造成大错，二师叔在全无防备之下，被家师掌力击中前胸，震伤内腑，当时口喷鲜血……。”

话至此处，忽听静心冷冷的哼了一声，却未接口。

罗乙真仰脸望天，长长地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二师叔在中了家师劈空掌力之后，人大概已经有些昏迷，飞起一脚，踢向家师小腹，当时家师正在惊悔之中，那里还有戒备之心，这一脚踢的准确至极，当场把家师震飞出一丈多外，肠折血翻，气闭人晕。……”

静心幽幽一叹，接道：“本是切磋武学，怎生造成这等惨凄之事？”

罗乙真道：“青茵师叔虽然看出家师被她一脚踢的晕在地上，只是自己内腑之伤，亦很惨重，又在伤后奋力一击，致使伤势加速发伤，当时情景，二师叔纵然有心救援家师，但亦无力，只得先自静坐运气调息，所幸两位老人家内功精湛，待二师叔调息完毕，家师亦清醒过来。”

静心道：“大师伯清醒之后，定然要责怪我师父下手太辣？”

罗乙真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家师清醒之后，并未责怪青茵师叔，运气调息一阵，相视一笑分手，二师叔受伤虽重，但比起家师，要轻得多，两日之后，就去探望家师伤势，那时，家师正在静坐调息，二师叔没有惊搅家师用功，只把我叫到一侧，问了家师两天中生活情形后，就自然而去，我当时并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比武互伤之事，只觉着师父这两天来，生活和往常有点不同，两日夜一直未出过房门一步，就在青茵师叔走后不久，家师突然出了静室，问我二师叔是否来过，我自然不敢隐瞒，答说二师叔刚去不久，师父也不多问，淡淡一笑，又回静室，次日中午时分，千愚师叔就派人送来了两本册子，那两本册子，都经用很厚的竹纸，密封起来，上面分写家师和二师叔名字，家师不便个人启阅，立时派我去请青茵师叔，两位老人家见面之后，亦未谈起比武互伤之事，相对而坐，分头启阅密封翻阅千愚师叔手封那两本破解大罗笛招，和流云剑法的记载，想不到，三师叔竟在那册页之上，附上巨毒，致害的两位老人家，中毒而死，这些经过，我本和你一样的不知底细，直到我寻得家师遗著大罗笛招注解，才知道这般经过。”

静心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如非千愚书生，暗在那两本

册子中附上烈性毒药，大师伯和家师虽然都受有内伤，但也不致于撒手而逝，算来算去，这笔帐还是该记在千愚书生头上，哼！如果他还活在上，我必要让他试试奔雷三剑的威势如何？如果他已死去，真的遗著有‘神龙’‘飞虎’‘灵蛇’三部宝篆，我必要亲手把他那三部号称宝篆的遗著毁去，才甘心。”

罗乙真笑道：“家师大罗笛招注解之上，再三强调千愚书生之能，自非故意颂扬他的才华，这几十年来，我们虽然穷尽智能，深求武功奥秘，但千愚师叔，只怕也在刻意求进，以他绝代才华，决非我们能及，如果千愚师叔仍然活在此世，我们自然非他敌手，如果他真的遗留了三部宝篆，那上面记载武功，定都是极其深奥之学。”

静心脸色一变，道：“罗兄不要太长千愚书生威风，我就不信他真有那等绝世之才，一见对方武功，就能想出破解之法，即使他真有睹技能破之才，也未必能索想出破解家师传下的奔雷三剑。”

罗乙真淡淡一笑道：“奔雷三剑，虽是剑术中精奥招术，但也不能说那三剑就是旷古绝后之学，青茵师叔是何等英雄，但他对千愚师兄之能，也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不管如何，咱们不能存心轻视千愚师叔之能。”

静心听罗乙真只管称颂千愚书生之能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要是害怕千愚书生，大可不必视他为敌，家师在仙去之时，也曾留过遗言，告诉我几时穷通奔雷三剑，就可代他报仇，她老人家说的仇，自是指千愚书生而言，大师伯留在大罗笛招的遗墨，未免太过自贬，字字称颂千愚书生，实使人难解他老人家用心何在？哼！你心中害怕，尽请

选一处绝壑密谷，躲避起来，待我手诛师父大仇之后，你再出山也不迟。”

罗乙真虽然闭着双目，但一听静心讲话口气，已知她心中十分激动，心知再说下去只怕要闹个不欢而散。

心念一转，故意岔过话题，道：“千愚师叔是否真有家师在大罗笈招附注上所说之能，先不必去管它，但三师叔身负绝艺，却是人所皆知之事，只要咱们设法取得武林中传言的三部宝篆中一部，就不难找出千愚师叔武林源流，然后再想破解他的武功，如果不得这三部宝篆，找不出三师叔的武学源流，自难筹出破解之法。”

静心忽然站起身，拉着贞儿，脸色十分严肃的说道：“罗兄这等惧怕千愚书生，实大出我意料之外，不敢相瞒，家师弥留之际，曾再三告诫我说，要我替她报仇，虽然她未说出仇人姓名，但除了千愚书生之外，又有谁呢？我这次由南海归来，第一个心愿，就是想请罗兄和我一起远奔南荒，寻找千愚书生的隐居之处，好替我师父报仇，但罗兄满口不绝的称颂其人之能，自然不会答应我的请求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们只有各行其是了。”

正当两人论谈往事之际，突闻一声悠长清越的长啸，划破夜空传来，倏忽之间，就到数十丈远近。

罗乙真、静心道姑闻得啸声之后，同时脸色一变，不再论谈往事，凝神静听那划空啸声。

但闻那啸声混入万壑松风之中，满山飞绕，忽远忽近，忽而凄厉刺耳，忽作龙吟虎吼，听上一阵，愈使人分辨不出是人是兽。

瞎仙铁笛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来人内功，十分精深，必是

江湖中有名人物。”

静心突然长长吸一口气，仰脸一声清啸，但闻啸声扶摇直上，袅袅散入夜空。

和啸之声一起，那满山长啸，突然中止，片刻之后，忽闻大笑贯耳，一个身着青衫，背负长剑老叟，踏花凌波而来，直对几人停身的大岩石上奔来，行动迅速绝伦，片刻间已到数丈之外。

这时，陆天霖，方云飞都已看清来人像貌，不禁失声惊叫道：“东岳散人！”

只听那青衫老叟，冷笑一声，答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夫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人已跃登上陆天霖，方云飞停身的大岩石上，接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们都在这里，倒省了老夫不少奔跑之苦。”

静心忽然挺身跃起，双目神光如电，望着东岳散人，怒道：“唐一民，这白象崖下，岂是你撒野的地方？”

东岳散人，目光缓移到静心脸上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不知鹤驾怎么称呼？”

静心道：“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？但这白象崖十里之内，不准任何人称能撒野，你要不相信，就不妨试试？”

东岳散人脸色一变，正待发作，瞎仙铁雷罗乙真忽然站起身子，笑道：“在下久闻唐兄大名，不知到兄弟这白象崖下有什么贵干？”

唐一民本和罗乙真有过数面之缘，听完话，纵声一阵长笑，道：“罗兄乃一代大侠，受天下武林同道敬仰，兄弟风尘草莽，今日能再见侠踪，实是荣幸无比。”

罗乙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唐兄盛名卓著，江湖之上，谁不知东岳散人之名，难得大驾到此，请来共饮一杯水酒如何？”

唐一民脸色一沉，冷冷地答道：“承蒙过奖，兄弟愧不敢当，黄山白象崖，和东岳红叶谷。遥遥相隔数千里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知罗兄何以遣派门下弟子相犯，把兄弟数十年辛辛苦苦设立的一点基业毁去，尚望还给兄弟一个公道！”说完话，一道冷电般的眼光，扫过虬髯神判，投注在陆、方两人脸上，月光下，隐隐可见他眉宇间露现着杀机。

罗乙真以从傅玉琪口中，得知了诸般经过，知他有了误会，仍然面带微笑，心平气和的说道：“别说我瞎老头子没有派过弟子，去唐兄红叶谷中惊扰大驾，就是确有其事，只怕也毁不了唐兄红叶谷中基业，唐兄暂请息怒，坐下来吃杯酒，瞎老头子还有话说。”

唐一民不待罗乙真把话说完，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罗兄被尊为武林一代宗师，那里能把兄弟放在眼中，别说罗兄，就是罗兄门下弟子，也未把我唐某人放在眼中，哈哈，老夫虽是山野草莽之人，但就目前江湖而论，敢于藐视老夫之人也不太多，如非罗兄示意，量你门下弟子也不敢在老夫面前那等放肆，但老夫仍然看在罗兄面上，薄施惩戒，就放他下山而去，想不到他们竟敢趁老夫下山机会，把我红叶谷基业毁去，不但把我养的虎猿杀伤逐散，而且又把我留守在谷中的女弟子掳去。”

虬髯神判耳聋口哑，虽然看东岳散人神色不对，但却苦于听不出他说的什么，傅玉琪一听说慧儿失踪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急的截住了东岳散人的话，接道：“怎么？我妹妹不在红叶谷中了 我们离开东岳之时，她还好好的留在谷中，说要等你回谷……”

东岳散人突然仰天大笑起来，声若龙吟，只震的四山回

鸣不绝，傅玉琪未完之言，全被他那大笑压制下去。

但闻笑声愈来愈响，震得人两耳长鸣，陆天霖 方云飞，逐渐感到那笑声，不但响遍四山，而且荡人心神，觉出不对，时间已迟，只觉一阵心跳，不自跳起身子。

忽见罗乙真举起手中铁笛，放在唇边，一缕笛声，袅袅而起，混入那长笑声中。

那笛声初响之时，声音十分低弱，片刻之后，忽然转强，金声玉振，杀伐隐隐，那长笑之声，逐渐被那拔高笛声压制下去。

忽然长笑声住，笛音随落，东岳散人拔出背上长剑，指着罗乙真道：“你们弟子已然承认，到过红叶谷去过，罗兄还狡辩什么？”

罗乙真连受东岳散人撩拨，脸上亦微微变色，但却强忍一口怨气，没有发作出来。

静心早已怒火攻心，但因罗乙真一直隐忍未发，事不关己，倒不好抢先发作，勉强按着怒火，静坐一侧。

只见傅玉琪拔出背上银笛，跃挡师父面前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们确实到你红叶谷中去过，可是我们到达红叶谷时，你那虎猿早已被人打伤逐散，花树阵图，亦早就被人破去，我们不但未毁你红叶谷中一草一木，我陆伯父，反帮忙救助你谷中一位身受重伤的盲目老人，只是他受伤过重，又不肯听我伯父之言养息，致伤发而死……”

东岳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是唐某人冤枉几位了，哈哈！但我红叶谷外，早书警语，未得允准，不能擅入谷中一步，就算你所言非虚，没有损伤我红叶谷中一草一木，但只擅入我谷中一项，已是罪不可恕了。”

陆天霖起身对唐一民一个长揖，笑道：“老前辈望重四海，我等纵然胆大，但也不敢擅闯禁地，但因事出无奈，才不得不冒违背老前辈留示警语之险，进入红叶谷中……”他简略的说明几人入谷经过，这中间陆天霖故意把那身披白巾的半裸少女，说的神龙活现，并把她和傅玉琪一段相处经过删隐过去。

果然东岳散人听得一番话后，神色缓和了不少，微微一皱眉头，问道：“那女人有多大年纪，像貌如何？”

陆天霖道：“姿容绝世，妖艳动人，身披白巾，半裸玉体，但却无法看出她的年龄，大概总在廿岁以上？”

唐一民脸色一沉，冷冷的追问道：“那女人可有什么特别地方？”

陆天霖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唐一民忽然纵声大笑道：“好啊，老夫倒几乎被你蒙骗过去了。”

方云飞怒道：“我大哥所述经过，句句是真实之言，那个蒙骗你了？”

唐一民冷冷答道：“以他所述那女装束，除了玉蜂娘子之外，遍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人，但那玉蜂娘子早在十几年前已被我剑伤额角，掌震内腑，身负重伤逃走，纵然她还活在上，把内腑重伤调息养好，但那额角疤痕，必然无法治好，那女人既无特征，想来必非玉蜂娘子，但江湖之中，除了玉蜂娘子之外，还未有第二个人，学她那般装束。”话至此处，双肩微一晃动，人已欺到陆天霖和方云飞之间，左手疾伸，扣住陆天霖左手脉门，右手长剑一挥，压在方云飞肩上，冷笑几声，道：“哼！若再不肯以实言相告，可别怪我

下手狠辣了。”

他这欺身一跃，伸臂摇剑，动作迅快绝伦，陆天霖和方云飞警觉要躲之时，已被手扣脉门，剑架颈上。

傅玉琪本早已拔笛蓄势戒备着东岳散人施袭，只因他动作太快，一时间措手不及。待他纵身施救，时间上已晚了一步。

但听东岳散人一声冷笑，扣制陆天霖腕上的左手，微微加力，向前一带，陆天霖身不由主的向前一倾，正好向傅玉琪破空袭来的银笛迎去。

傅玉琪蓄势而发，本极迅速，唐一民那一带之势，又是恰到好处，眼看他手中银笛就要击在陆天霖头上，蓦见傅玉琪双腿一收，悬空一个斛斗，向后翻退五尺，身子直向水面落去。足点浮花，二次跃起，又向东岳散人攻去。

就这一缓气的工夫，唐一民已缓过手脚，一抬右腿，用膝盖点了方云飞后背“海底穴”，腾出右手，一挥手中宝剑，登时幻出一片剑幕，但一声金铁交鸣，笛剑相交，傅玉琪连人带笛，被弹震出去七八尺远。

只听一声娇叱，贞儿拔出身背宝剑，振臂跃起，衣袂飘风，寒芒雷奔，猛向东岳散人攻去。

唐一民连声冷笑不停，看也不看贞儿一眼，行若无事般，举起手中宝剑，随手一封。

贞儿目睹傅玉琪被他一剑弹飞起来，知他内功深厚，决非自己能敌，她本是心机异常灵敏之人，跃起出剑，已微到不能和人力拼，是以她攻势虽快，但力道却用的很有分寸，一见对方挥剑接架，立时一沉玉腕，让过敌锋，随着下落身子，一招“金盘献鲤”。疾向唐一民刺去。

这一招变化，本极诡异，贞儿事先已想得好，在她心想，纵然不中，至少会把对方迫退两步，自己只要能脚踏对方停身的突岩之上，再施展师门流云剑法，和配合傅玉琪大罗笛招，和他缠斗，这两种并世绝学，联手相攻，东岳散人本领再大，只怕也未能招驾得住。

她想的倒是满好，可惜剑手东岳散人，这一代武林怪杰，不但十三式伏魔剑精奥难测，而且内功深厚，见闻广博，对敌应变，实非一般武林人物可比，贞儿这一剑攻势虽然用的出人意外，但如何能困扰住东岳散人，只听他冷冷说道：“好狡猾的小鬼，还不给我撒手。”

右手长剑忽的向下一卷，疾向贞儿剑上碰去。

贞儿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老魔头真个名不虚传……心念还未转完，忽觉一股强大潜力，直逼过来，手中宝剑，已不受自己控制，脱手欲飞，知如不撒手丢剑，只怕要受重伤，只得一松手，丢了手中兵刃，月光下，但见一道寒光飞起，破空直上，直升十丈高低，才力尽下落。

她在松手丢剑之后，全身压力忽减，一点水面浮化，跃回师父身侧。

傅玉琪也被瞎仙铁笛，唤回到身边。

两人先后向东岳散人施袭之时，罗乙真和静心均未喝止，直待两人先后败退下来，罗乙真才一拂颔下雪白的山羊胡子，笑道：“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儿，竟敢在唐兄面前放肆，只是有劳唐兄出手教训他们一番，我瞎老头这里谢谢啦。”

唐一民听完话，突然一皱眉头，沉吟不语，他本是心思机敏之人，从罗乙真几句话中，已听出对方苦心，虽明知门下弟子不是自己敌手，而不加喝止，放任两人败在自己剑下，

无非是自己知道，以其门下弟子之能，决不能把红叶谷搞一个天翻地覆。

心念一转，正待放了圣手医隐，和拍活方云飞的穴道，突然闪掠过和虬髯神判龚奇一段比剑经过，力斗数百合，无法分出胜败，最后，迫得自己以十三式伏魔中绝招，贯注内家和他硬拼，才把虬髯神判制服，如以他之能，对付崔源，自是不致落败，再合傅玉琪陆天霖等之力，更加上陆慧内应，不难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红叶谷毁于一旦。

要知东岳散人乃生性多疑之人，再加冷傲之僻，做事最是任性，宁愿错伤好人，亦不愿放过一个仇人，崔源之死，虽使他伤心，但最使他痛惜的，还是他数十年来存心求得的一部宝篆之念，因崔源之死，而告绝望。

他为求得那部宝篆，不惜用残酷绝伦的毒手，点瞎崔源双目，然后又把他囚在红叶谷中一座石室之内，苦苦折磨他数年之久，虽然崔源始终未承认身怀宝篆，但他一直未消疑心，看硬逼不出，改作软求，把崔源由石室中释放出来，一反故态，处处对他爱护备至，暗中却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

那知崔源被他点瞎双目，囚入石室数年，折磨刑苦之后，却锻炼出深沉无比的城府，东岳散人暗中监视他数年之久，不但没有发现可疑之处，而且也丝毫看不出他有报复之心。

一则因东岳散人对崔源身怀宝篆疑心，还未完全断绝，二则对点瞎崔源双目，囚入石室刑求宝篆之事，自觉愧对于心，是以，在以后相处岁月之中，对崔源倒是真的很好。

可是崔源已对东岳散人，恨入切骨，但他自知武功，和人相差很远，报仇之望，决难实现，而且双目已盲，纵然藏有奇书，亦无法阅求深造，有心逃走，又怕逃不出东岳散人

之手，只得强按心中悲忿，忍辱偷生在红叶谷中，他希望遇上一个投缘之人，把密藏宝篆相赠，让他绝学，再替自己报仇。

可是东岳散人早已想到这些，把红叶谷自划作一块禁地，除了断绝和一切武林中人物来往之外，连一个仆童也不肯用，这一来，确使崔源一筹莫展，空怀着武林中视若奇宝的异书，竟自难寻到一个承受之人。

唐一民想到求得宝篆的绝望之恨，怒火大炽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那红叶谷，早已划作禁地，江湖之上，谁人不知，罗兄门下弟子，竟敢擅自闯上我红叶谷中，那自然没有把我唐某人放在眼中了。”

静心再也忍耐不住，不待东岳散人话完，立时冷冷接道：“你自把红叶谷划作禁地，不准他人擅入一步，可知我们黄山白象崖方圆十里之内，也已划作禁区，不准外人擅自闯入么？”

唐一民侧目望了静心一眼，道：“可是我唐某人已经闯了进来……”

静心霍然起身，紧接着道：“闯了进来，你就不要再想出去！”

唐一民仰天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只怕未必能有人拦得我！”

静心道：“你不信就走一下试试看，能否走得？”

唐一民突然左手加力，只听陆天霖闷哼了一声，登时满头大汗滚滚而下。

罗乙真虽不愿多树强敌，和东岳散人结仇，但见他一味狂妄不减，竟敢在自己面前动手折辱圣手医隐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双肩微晃，凌空而起，直向唐一民停身突岩之上抢去，

口中沉声喝道：“唐兄真要迫我瞎老头子出手么？”

唐一民反手一剑，划出一片精芒，想把罗乙真抢登突岩的来势挡住，但瞎仙铁笛是何等人物，右手铁笛蓦然一招“力拔泰山”，但闻一声金铁交鸣，荡开了剑幕，抢登突岩之上，不容唐一民再出手抢攻，铁笛忽的抢攻二招，逼的唐一民回剑封架，左臂借势下探，拍活了方云飞的穴道。

唐一民封开罗乙真三笛急攻，长剑蓦然反击，右手挥动之间，连攻出四剑。

罗乙真长笑声中，把四剑封闭，退一步，站突岩一角，说道：“我瞎老头子实不愿和唐兄结仇，快请放了兄弟客人，退出白象崖吧！”

唐一民和罗乙真以最迅快的手法，互攻几招之后，心里都有了数，知道今日遇上劲敌，如真要动手相搏，必然是一次惨烈无比恶战。

但他生性冷傲，虽明知没有必胜对方之能，也不肯示弱让步，冷笑两声，道：“罗兄此言，不觉着太过客气么？兄弟既然来了白象崖，如不办出一个眉目，岂能就这样一走了之！”

罗乙真知他武功，乃当今武林中有数奇人之一，自己已树九阴蛇母，及关东神魔两大强敌，纵然不能和东岳散人结交成友，拉他助自己一臂之力，但亦不愿开罪于他，多树一个强敌，强按怒火，笑道：“那以唐兄之见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唐一民道：“看在罗兄份上，兄弟不为己甚……”他回顾了陆天霖和方云飞两眼，接道：“这两个人擅闯兄弟的红叶谷，我要把他们带回东岳，依兄弟自订的条律处置，至于罗兄门下弟子，请罗兄自行处决，兄弟回转东岳之后，追查